

锦里诗苑

静水流觴的日子

——致 X.R

李永才(四川)

这人间,时光宽阔,而生活窄小
唯有落日和春水是珍贵的
我和你一样,喜欢选择一片花园
让静水流觴的雅俗,蔚然成风
历经岁月的研磨与熟化
在白云和孤峰之间,领略一些事物的沧桑
所谓的美酒,在你的眼里
就是罗斯柴尔德、保乐力加
百威英博和一根葡萄藤上
天然生长的 Penfolds、Wolfblass
那么丰满的结构,多像一条河重返人间
让收藏多年的粮食和水果
在一江春水中发酵
不妨借一艘春风,让一群人
在桃花纷纷的渡口
重新醒来,依次打开自己的眼睛
耳朵和新鲜的呼吸
如果你心中有一条梦想的长河
大概就是绕城而过的,那么一条府河
在你的窗外,可读明月
可览万家灯火
绝艳照锦水,轻烟淡寂寥
怎样的一些日子,在两条巷子之间
一棵开花的香樟树
构成了你今生最大的寓言
已过天命之年,春风在你的河畔劲吹
——河山壮阔哟。一个响亮的天色
像一块蔚蓝的桌布
倾洒在古老的川西平原
岁月那么遥远,春天迫在眉睫
我和你一样,只想去打捞野外的生活
找一间简朴的酒屋,喝茶、喝酒
猜拳行令。倾一壶浊酒
在锦江之上,掀起一层磅礴的巨浪
我们的午后,阳光蹲在大地上
一阵清风徐来,吹走了人间春色
桌上除了几只空酒杯
只剩下谈笑风生

谁把海给了我

——青岛烟台纪行

陈阳(四川)

信号山

航海时代伊始的
信号旗语在山顶幽廊的
白色墙壁上,向着西北方向
眺望,时而嗅着
航海博物馆调制的
咖啡香气陷入沉思

那座名唤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的建筑
常用金属般的语调
找他说话,他亲历的故事
已被雕刻在那段火炬般的
时光背景里

一条漫游于此的鲛
它的鳍在海面上
闪烁成一根银色的长剑
对着信号山,它
不由自主地高高跃出

栈桥

侧风,逆风,顺风
像一面旗,被吹拂着
向南,又向东
向北,再向东

栈桥在那里,吹落
一阵雨。强风吹拂下的
旗,湿漉漉挂在路边背风的
旗杆上,一角缠住回澜阁
一角搭住中山路教堂的
尖顶,听琴

那把琴,与已知的时光
同龄。她的声音潮涌而至
带着清新的,深蓝的成

烟台山的灯塔

如果远眺累了
你就垂下头,与比邻的
烽火台、龙王庙、忠烈祠
谈古论今,或者
你们一起去到纪念碑前
在“你们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
为了人民,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的碑文前肃立凭吊
有时,你也去那些不清自来的
欧美客人留下的老房子里坐坐
你尤其喜欢七号老屋咖啡馆
(始建于 1864 年,原美领馆)
无论如何,你总是记得
最初的那个时刻:海面的涟漪
一点点占据你的眼眸
四面八方的风从树梢刮过来
矗立的你,成为水手们的方向

所城里大街的某一刻

隔了六百年
青山所守御千户端起一碗酒
缓缓递过来。他打量着我
仿佛面对这里的第任千户

我也好奇地打量他
以及他身后“屢靖海患”的匾额
那是戚继光的手迹。他来过这里
登州卫,青山所……我这样看着
这碗酒里的火渐渐燃成
坚硬的铅字

所有的时空都被
储存在某种介质里,打开
需要机缘。就像此刻
所城里大街上清寂的晨光
干爽的蓝,甜美的白
自由的高飞的群鸟
……不断远去的我

蓬莱阁边的墨云

天空有墨。海鸥群翔
正好由它们双翅切割的

墨痕,一眼千念的品味

不同的器
不同的文法
不同的感与念
他们之间
或如黄海与渤海

墨色之上,藏了另一面海
他们可曾去过?我想起
一些文字,洁净,向往
像墨云下矫健的海鸥

长岛之海

岸边,玻璃一样涌起
婴孩肌肤般的海
她们此起彼伏的叹息
在无量的鹅卵石上生根
忍不住,放下此间的念想
走进去,像一颗
半露于外的鹅卵石

好凉。那种感觉自胫骨
骸骨,股骨盘旋而上
直冲发际,力如顿悟
哦!谁把海给了我
我又把自己给了谁

四周是喧闹的,更是
静寂的

我期盼以这样的方式醒来

我期盼术后从麻醉中这样醒来:膀胱中
由那些小石子引发的粘连和疼痛已经消失
我所爱的人握着我的手对我微笑

当然还有术后恢复。但我已可从创口处
闻到春天新叶绽放的气息,它们根植的
那片土地,正散发着新陈代谢的淡淡血腥

我也会微笑着握紧爱人的手。仿佛
又回到年轻时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必须倾尽全力让她感受心的温度

那样的时光只与我隔着一个夜的距离
与之相应的还有:凛冽晨风吹落了雾霾
冬日暖阳熏开的蓝天

等待被无用之事填满

等待一次小手术的间隙,零碎的
在清醒和昏睡间飘移。我可以仔细体会
那种绵绵的阴柔的疼痛到底是由
哪一枚不懂事的氧分子吸进去的,它又是
怎样随呼吸的流动而转移。我研究
各种姿势的疼痛级别,顺便用抚摸的
方式了解那片炎症弥漫组织粘连的
肿块什么时候更坚硬。偶尔
我担心一下,像一片破破烂烂的小朵乌云
企图藏起满月的光辉。我练习
弯下腰脚贴地行走,练习咳嗽
练习一种更轻疼痛的排泄方式,练习
把病床想作云朵、帘幕想作海湾……
慢慢的,等待一次小手术的间隙
被一些无用之事填满

被寄回家的我

像一个包裹,我被小心翼翼
寄回家。从医院寄回家
离开疼痛填充的日子
它们佝偻的背影
如同一碗粘稠的冰凉的米汤

我曾经反复摩挲
那些从身体里取出来的多余之物
它们是岁月之地的弹片,它们让我
受苦,它们让我释然
它们凝结成不规则的
一块,眨着褐紫色的眼睛
轻轻一扳,碎了

而我,带着三个伤口被寄回家
被自己丢在沙发上
被寂静的不规则的光影
一次又一次地覆盖和打开

未达之境(二首)

马道子(四川)

在张家界

在张家界,看到的每个峰峦
都不是峰峦,那些石头脱了胎
成了活菩萨,像一幅斑斓的画卷
洞经之乐缭绕,仙气缥缈
洗心伐髓,花儿朵朵

秀水潺潺,我取了其中一瓢
竹枝飞扬,我踩准了那个调调
清风阵阵,我想起来了“采菊东篱下”
观张家界之界,于闲庭信步
于仰望星空,于人间波澜

于是张家界无界,拥抱的时间中
人成了山,心成了水
只看见山水相连,万物自然
在张家界,大道三千
画卷诗词不止三千,来来往往者皆是神仙

未达之境

瘦长梁江,河水奔腾
秋后十天凉,暴雨连续下
一河洪水来了,又退了
河水落下去,又涨起来
反反复复地,像伤风感冒
“哎呀,我的爹妈
人急得,要发痧!”
江边人家,水上家
不要跌宕起伏,只要宁静天下

我们的未达之境,在人生洁白的反面
被不绝的水声,藏在了身后

商海弄潮

母亲的炊烟

范宝琛(山东)

儿时的记忆里,每当暮落的黄昏染红晚霞,
归鸟闪动的翅膀在啼鸣声中一闪而过,故乡的
村落里就会不约而同升起袅袅炊烟,弥漫的香
甜味揉进炊烟里随风飘散。那时候,母亲会拴
一条围裙跑到大街上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躲藏
的角落里窜跳出来,乖巧地跟随母亲回家。

屋子里,锅灶里的柴草还在噼里啪啦燃烧
着,跳动的火焰映照着父亲黝黑的脸庞。父亲憨
笑着掐灭指缝间的烟头,弯腰弹落裤腿上的泥
土。大铁锅“咕嘟咕嘟”哼唱着沉闷的调子,氤氲
的热气透过锅盖的缝隙散冒出来,屋子里顿时
多了些朦胧的气息。

我使劲地吸着鼻子,肚子里的“馋虫”变得
不安分了。加了猪肉的白菜炖粉条盛在大瓷盆
里,闪烁着亮晶晶的光泽。我掰碎了玉米面饼子
扔进碗里,吧嗒着嘴吃得满口流油。

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不仅将家里收
拾得井井有条,做饭烧菜更是出了名的巧手,母
亲烧制的“铁锅饼子炖鱼”总也吃不够。

母亲做饭是有讲究的。烧火,要么温柔得像
一个恬静的少女,羞答答地扔几棵麦秸草在锅
灶里,泛起的火苗如同流星般稍纵即逝。有时
候,母亲烧火的节奏粗手大脚,燃着了玉米秸再
扔几根木棍子,拉动着风箱呼呼作响,一会儿功
夫屋子里烟雾缭绕。

铁锅炖鱼,靠的是配料和手艺,大铁锅壁上
贴一圈玉米面饼子,蘸着汤汁吃起来才算过瘾。
母亲提前将鱼收拾干净了,佐以油盐酱醋
腌渍一阵子。等到猪油在大铁锅里泛起油花,才
小心捏着鱼尾,让鱼在油锅里打个滚,一股脑置
入八角、花椒、葱蒜姜等调味品,倒入适量清水
后,立刻进入烩饼子环节。烩饼子,得等到铁锅
烧热了。火急了,饼子焦糊失去食欲。火慢了,饼
子粘不住容易滑锅。这时候,母亲俨然一副大厨
的模样,一边催促父亲再加一把火,一边熟练地
捞起一团玉米糊糊掂在掌心里倒来倒去,瞅准
了,挥动胳膊将玉米糊糊甩向大铁锅,一个圆圆
的大饼子稳妥地粘附在铁锅内壁,一个个挨着



熏腊肉

杨光树(四川)

所有的肉熏烤好后,我立刻精心挑选一块上
好腊肉在岳母家烹煮。我激动不已地将刚煮熟
的腊肉放在菜板上,小心翼翼地将整块腊肉切成薄片。
晚餐开始了,满满两盘金黄色香喷喷的腊肉
激发了大家的食欲,全桌人不约而同地举起筷子
伸向那两盘令人垂涎欲滴的腊肉。可结果令人非
常遗憾,一个个包括我在内均伸出舌头,异口同
声地说:“咸、咸、咸!”

全桌人齐唰唰地将目光一起盯着我,性格急
躁的妻子双目瞪圆,厉声问我:“你到底用了好多
盐腌肉?这样咸,咋个吃嘛!”我求救的眼光看
着岳母,一言不发。岳母大声说道:“管它的,咸肉
留的时间长,下次煮之前先用热水多浸泡一下就
行了。今天,各自少吃一点就行了!”岳父随声附
和。

自知理亏的我顺水推舟,接着岳父岳母的话
向妻子解释说今年第一次做腊肉没有掌握好咸
淡,夸下海口说明年一定整巴适。妻子和大家听
我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多说话。到最后,那两盘表
面好看的腊肉由于咸得不能入口,几乎无人问
津。

第二年,又到了各家各户熏腊肉的时候。我仍
从岳父家以成本价购回 50 斤鲜肉,小心谨慎地按

肩膀整齐排列着。一切妥当了,母亲再小心地用
锅铲翻动几下鱼,抓几把红糖扔进去,最后盖严
了锅盖炖煮。

此时,父亲已然完成了“打下手”任务,颇为
默契地躲向一边。接下来,母亲开始烧火。母亲
烧火的节奏时急时缓,还时不时地竖起耳朵听
一下锅里的“呼啸”声。等到声音变沉闷了,母亲
开始放慢手脚,悠哉地挑弄着炉灶里的柴火。

火逐渐减弱了,再慢慢偎上几分钟。掀开锅
盖,一股浓浓的味道扑面而来,饱满的玉米面饼
子微微裂开一道口子,露出金灿灿的玉米渣粒
儿,瞧上去金黄松软,丝毫没有糊锅的痕迹,咬
一口香喷喷,甜丝丝的。

炖熟了的红烧鱼落进大瓷盘里,上面撒几
片葱花和香菜末,再浇上些粘稠的汤汁儿,琥珀
般诱人的色彩一下子挑起胃口。母亲拣几块厚
实的鱼肉,去掉刺塞进我碗里,再递一个香喷喷
的玉米面饼子,我埋着头就着大块的鱼肉吃得
大汗淋漓。

长大后,距离母亲远了,时常梦见故乡老家
房顶上升起的炊烟。好几次临近家门,却如同孩
子般站在故乡的黄昏里,默默眺望着村落里升
腾的炊烟,仿佛望见母亲守在锅灶前忙碌的身
影。屋顶上飘起的炊烟像母亲挥动的手臂,呼唤
着漂泊的游子归来的脚步。

我蓦然间读懂了炊烟。那一缕炊烟,是一段
思念的情结,也是一缕剪不断的乡愁。母亲烧制
的铁锅饼子炖鱼一直成为记忆中最初盼的美
食,她烧制的每一道家常饭菜都让童年感受到
成长的味道,那是母亲最淳朴的爱,陪着我品味
贫穷日子里平淡的幸福。

照每斤肉二钱的标准将盐洒在装着 50 斤鲜肉的大
铝盆中,一个星期后像去年一样如法炮制。

看着挂满阳台的一块块风干肉,心想今年即
将做成的腊肉一定会让人满意吧!自认为颇有经
验的我骑着自行车从岳父家带回足够的玉米芯,
在自家门口用砖头砌筑一个熏肉的炉灶,先在炉
灶上放上几根铁条,然后将风干后的猪肉摆放在
铁条上,用纸板盖住,最后点燃玉米芯慢慢熏烤
着盐分适量的风干猪肉。

我静静地坐在炉灶旁,瞧着一块块熏烤得金
黄的腊肉,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快乐。谁知道
陶醉不已时,竟然忘掉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油
脂见火是要燃烧的。

突然,整个炉灶变作一团火海,一股股浓烟
直冲上天空,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出一身冷
汗,眼巴巴地看着火焰和浓烟不知所措。好在邻
居家以最快的速度连续端来几盆水将火扑灭。只
可惜每一块肉几乎全变成了黑炭,并散发出阵阵
焦臭味儿。面对着这一切,我简直是无地自容,羞
愧难言!

腊肉肉虽说是件小事,但这件小事让近年花
甲的我终于明白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句话
的真正内涵。

分是近期创作的。很明显,早年间的生活体验多
一些,现今的作品思辨性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就
是说,从生活的提炼到思辨的贯通,王富祥是以
自己切身的体验行进的,一步一步走来,既是人
生的修炼,也是心性和灵魂的修练。

其实,作为归来的诗人,本身就肩负着创新
与探索的使命,即在坚持新汉诗所倡导的意境
美、含蓄美、张力美三大基本审美特征的要求下,
探索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写作。或许正因为是多年
的沉寂,如今的作品里所注入的元素和思想,正
好契合了新汉诗发展的要求,整个作品透露出来
的信息令人欣喜、欣然、欣慰。
诗歌既是诗人灵魂的宣言,也是彼此相认的
凭证,更是行走的脚步。读一个人的诗歌便是读
他的经历,他的行踪,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悲欢离
合,他的爱恨情仇。徜徉在王富祥的诗稿里,我仿
佛跟随他一道行进在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有这个
世界一样的悲苦、纷争、阴暗,但也一样有阳光、
希望、坚守,而且还有诗人灵魂里的道德标准和
对事物的独特见解。

正是因为这些独有的内涵,这本诗集带给我们的
更不是不一样的感受。当我随着诗人抵达绿的
深处,阳光、草原、土地、山林,都充满了生机,那
是诗人内心的伊甸园。他要在这里绵延生息,所
有的粮食和老物件,从历史深处走来又走去,与
晚年的老父亲一样,等待一粒种子发芽。而后,在
一杯热咖啡里加冰,生活里的苦涩,无论是从冬
雪贴里漫出,还是来自病房里躺着的老者,都抵
不过我们热爱过的句子。风一程雨一程,走过沿
途的风和景,而后越过夏天的地界,回到转角处,
与诗同行。

一个一辈子不曾离开过文字的人,一个将自
己的灵魂深埋在泥土里不停历练的人,或许,就
为的是在这一刻跃上枝头,彻夜鸣唱,啼血而
歌。

那么,王富祥,你这是为谁鸣唱呢?

转角遇到诗

文君(四川)

在翻开王富祥《越过夏天的地界》诗稿时,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转角遇到诗”,心下愕
然。再一想,这不就是他新浪博客诗庐的名字
吗?时隔近二十年,那间小屋留给我的记忆依
旧弥新。

那是一篇名为《陌生的城市》的博文,一首
《同事》,一首《四楼的邻居》,诗歌不长,短小精
干,从平常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诗意,有着无以言
说的悲怆和无奈。我翻译了两遍手中诗稿都没
有找到这两首诗,但我还是固执地要从这篇博文
进入,因为那是我真正意义上从诗文走进一位本
地诗人内心的经历。

见字如见人。文字所承载的个人信息,比如
学识、性格、品德、气质、修为等,它们一样会
在大千世界寻求同类,所以,这世间就有了那么
多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派别的团体和作
品。也就是在那篇博文里,在那两首诗有限的句
子里,我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嗅到了以诗歌为凭,
穿越而来寻找亲人的气息,那一刻,我毫不犹豫
加了关注。

其实,博里文字不多,那段时间王富祥似乎
正忙于现实而疏于诗歌,总之,好长时间不见
更新,不见有新的诗歌跳跃。

诗庐沉寂,转角陷入沉睡,那些散发着灵性
的诗句一如寒蝉,深藏泥土,一睡就是多年。

而后,我的脚步也开始陷入人世奔波,不再
去往博客,虽同在一座城市,彼此却失散在人
世的嘈杂里,一如向左转向右转里的主角,近在
咫尺却从不相交。

王富祥作品有一部分是早年创作的,有一部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73 期